



宋元通鑒

十一之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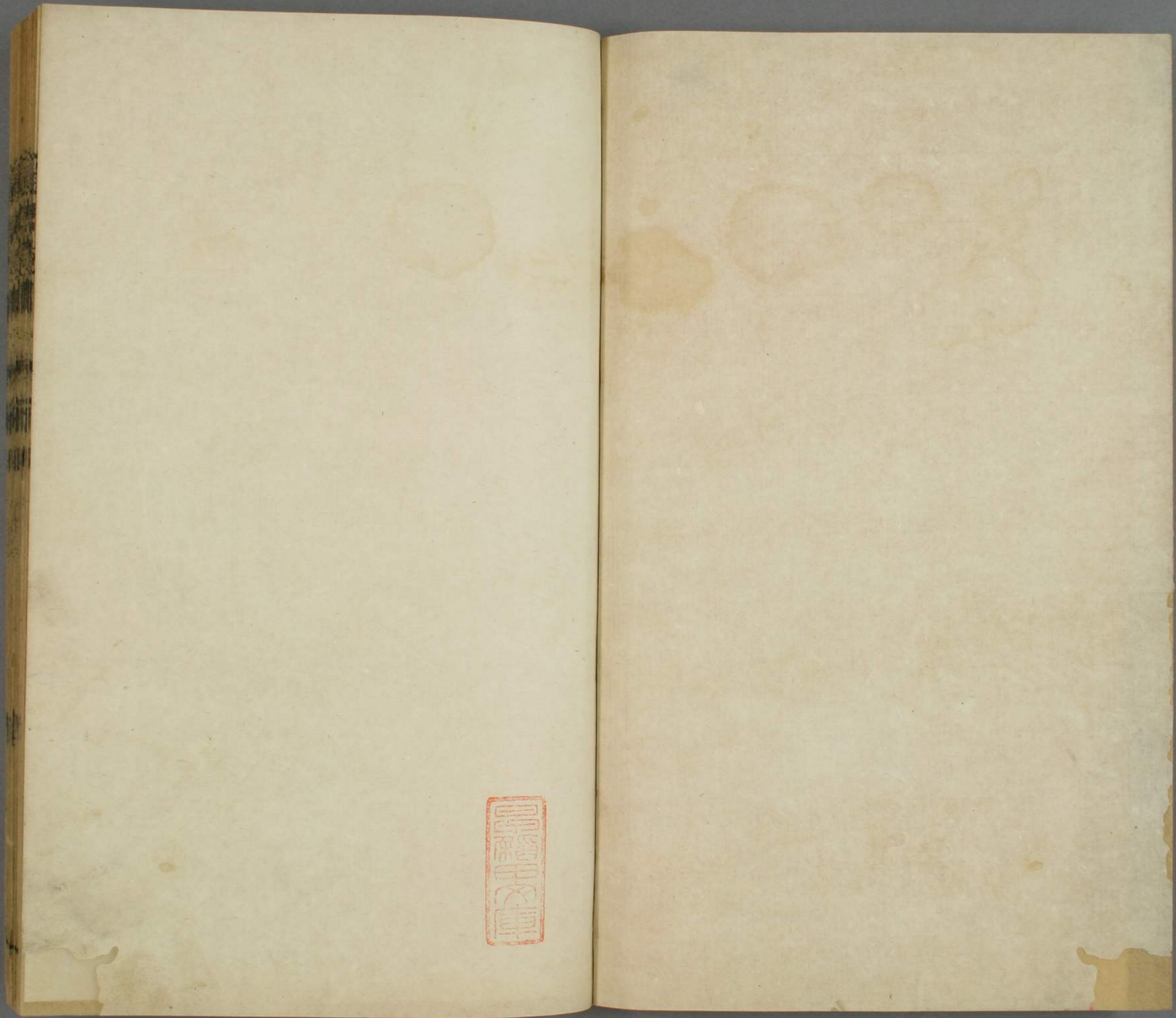
宋

真宗



特別
48
3719
5





四庫全書

3719
5

宋元通鑑卷第十一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一

起辛丑至癸卯凡三年

真宗二

咸平四年春正月辛巳幸范廷召第視疾 甲申詔

益州因城亂殺傷劫盜除官吏外皆釋不問乙酉命

收瘞西州遺骸 二月丁未祈雨丁巳幸大相國寺

上清宮祈雨戊午雨帝方臨軒決事霑服不御蓋

壬戌詔羣臣子弟奏補京官者試一經 甲子釋通

負官物者二千六百餘人。蠲逋負物一百六十餘萬。已納而非理者，以內府錢還之。沒者給其家。丙寅，詔從臣各舉賢良方正直言敢諫者一人。三月丁丑，風霾，帝謂宰相曰：「卿等思闕政以佐予治，李沆等乞免官，不許。」帝又謂宰相曰：「軍國之事無巨細，必與卿等議之。朕未嘗專斷，卿等固亦無隱，以副朕意。」秘書丞孫冕上言曰：「在京諸司每以常行事務請便殿取裁，况邊事煩劇，聖慮焦勞，務在依違，互相蒙蔽，以圖保位，甚非稱職。」唐景龍中，名臣姚廷均奏言律令格式陳之象，魏奉而行之事，無不理比。見諸司官察

孫冕

不能遵守事無巨細皆悉奏聞且為君在乎任臣為臣在乎奉法萬機之繁不可徧覽所以設官分職委任責成古帝王垂拱之化益在於此自古若軍國大事及條式無文者聽奏取旨餘據章旨合行者各令準法處分其別生凝滯故有稽遲望許御史奏劾帝曰：「冕之此奏頗知大體，當下詔切戒之。」分川峽為益利梓夔州四路。庚寅，以呂蒙正向敏中同平章事。司天監進儀天曆。辛卯，王化基罷知揚州。以王甲參知政事，馮拯、陳堯叟並同知樞密院事。夏四月，回鶻來貢，願助討李繼遷。癸丑，詔置朝集院。

蠲負至一
百六十餘
萬汰冗至
十九萬餘

院既成詔陞朝官以上到關並館于院中官給公券
出入則乘馬開封府差兵士隨直惟可至廟堂省部
銓曹官廳而已欲出入市廛不可得也故陞朝官以
上造朝俟所幹置悉備方敢報閣門放見蓋閣門即
日關報朝集院開封即迎入院中雖不可出入而同
院中士大夫日夕遊從或商確文字或彼此詢問風
土其與栖栖逆旅者大不侔矣 己未以王欽若參
知政事 五月戊子亳州貢白兔還之 六月癸卯
汰天下冗吏十九萬五千八百餘人選曹為清 丁
卯詔頒九經于州縣學校及聚徒講誦之所戊申出

陣圖示宰相命督將練士以備北邊 秋七月庚午
以河朔餽運勞民詔轉運使減徭存恤 八月帝以
趙保吉雖入貢而鈔劫益甚乃以張齊賢為涇原諸
路經略使齊賢言靈武孤城必難固守徒使軍民六
七萬陷于危亡之地通判永興軍何亮復上安邊書
言靈武地方千里表裏山河舍之則戎狄之利廣且
饒矣一患也自環慶至靈武凡千里西域戎狄合而
為一患也冀北馬之所生自匈奴猖獗無匹馬南
來咸取足乎西域既剖分為二其右乃西戎之東偏
實為夏賊之境其左乃西域之西偏如舍靈武則合

而爲一夏賊桀黠俾諸戎不得貨馬則未知戰馬何從來三患也請築溥樂耀德二城以通河西之糧道靈武居絕城之外不築此一城爲唇齒與捨靈武何以異哉帝不能決詔羣臣議弃守之宜楊億上疏曰臣嘗讀史見漢武北築朔方之郡平津侯諫以爲罷弊中國以奉無用之地願罷之上使辯士朱買臣等發十策以難平津平津不能對臣以爲平津爲賢相非不能折買臣之舌蓋所以將順人君之意爾舊稱朔方地在要荒之外聲教不及旣朔中大將軍衛青奮兵掠地列置郡縣今靈州蓋朔方之故墟僻介西鄙數百里間無有水少烽火亭障不相望當其道路不塞饟饋無虞猶足以張大國之威聲爲中原之翰蔽自邊境屢驚兇黨猖熾爵賞之而不恭討罰之而無獲自曹光實自守榮馬紹忠及王榮之敗資糧靡屨所失至多將士丁夫相枕而死以致募商人輸帛入穀償價數倍孤壤築城邊民繹騷國帑匱乏不能制邊人之命及濟靈武之急數年之間兇黨逾盛靈武危堞踴然僅存河外五城繼聞陷沒但堅壁清野坐食糗糧閉壘枕戈苟度朝夕未嘗出一兵馳一騎敢與之角此靈武之存無益明矣平津所言罷散中

國以奉無用之地正今日謂也臣以爲存有太害棄
有大利國家輓粟之勞士卒流離之苦悉皆免焉堯
舜禹聖之盛者也地不過數千里而明德格天四門
穆穆武丁成王商周之明主也然地東不過江黃西
不過氏羌南不過蠻荆北不過太原而頌聲並作踰
爲至治及秦漢窮兵拓土肝腦塗地校其功德豈可
同年而語哉晉西漢賈捐之建議奔朱崖當時公卿
亦有異論元帝力排衆說奮乎獨見下詔廢之人頌
其德故其詔曰議者以奔朱崖羞威不行夫通于時
變即憂萬民之饑餓危孰大焉且宗廟之祭凶年不

備况乎避不嫌之辱哉臣以爲類于靈武也必以失
地爲言即燕薊八州河湟五郡所失多矣何必此爲
臣竊惟太祖命姚內斌領慶州董遵誨領環州統兵
裁五六千悉付以闡外之事士卒効命疆場晏然朝
廷無盱食之憂疆場無羽書之警臣乞選將臨邊賜
給廩賦資以策略許便宜而行儻寇擾內屬撓之以
勁兵示之以大信懷荒振遠諭以賞格彼則奔潰衆
叛安能與大邦爲敵哉若欲謀成廟堂功在漏刻臣
以爲彼衆方黠積財猶豐未可以歲月破也直須棄
靈州保環慶然後以計困之爾如臣之策得驍將數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人提銳兵一二萬給數縣賦以資所用令分守邊城則寇可就擒而朝廷得以無虞矣帝訪於左右輔臣咸以靈州乃必爭之地苟失之則緣邊諸郡皆不可保帝惑之李沆曰保吉未死靈州非朝廷有也莫若遣使密召州將使部分軍民空壘而歸如此則關右之民息肩矣帝不從以王超爲西面行營都部署將步騎六萬援靈州齊賢又請募江南丁壯以益戍兵帝曰此不惟人心動搖抑使南方之人遠戍西鄙甚不便也寢其奏

富弼曰戍守之兵自古以客軍爲非便蓋不諳邊事之艱苦不識山川之險易守則不固戰則多敗其數雖多未若土兵少而精也真宗不從齊賢之請得守邊之策矣

李至卒至字言幾真定人七歲而孤鞠於飛龍使李知審家舉進士歷官參知政事知審因至官至金吾衛大將軍知審卒至即逐其養子以攘其資士論薄之九月趙保吉寇清遠軍都監段義叛降于保吉都部署楊瓊擁兵不救城遂陷保吉勢益張大復攻定州懷遠又掠輜重至唐龍鎮副都部署曹璨以蕃兵邀擊敗之冬十月王禹偁卒禹偁字元之濟州

李至不終

鉅野人九歲能文畢士安一見甚器之舉進士歷官翰林詞學敏贍遇事敢言為文著書多涉規諷以是不為流俗所容屢見擯斥歷知黃州有虎鬪鷄鳴冬雷之異嘗上疏引洪範傳陳戒語在前東帝遣內侍乘驛勞問醮禳之詢日官云守土者當其咎上惜禹備才遂命徙蘄州禹備上表謝有宣室鬼神之間不望生還茂陵封禪之書止期身後之語帝異之及是至郡未踰月而卒訃聞上甚悼之厚賻其家契丹主冊其后蕭氏為齊天皇后契丹謀入寇朝廷聞之以王顯為鎮定高陽關三路都部署王超副之是月

顯與契丹戰于遂城大敗之戮二萬餘人契丹進次滿城而還十一月壬申知階州竇玘獻白鷹還之十二月丁未詔蜀賊王均既平除追捕亡命餘誑誤之民並釋不問訛言動眾者有司斬以聞丙寅太白晝見南斗閏月戊寅李繼遷蕃族訛遇等歸順已卯以兵部尚書張齊賢為右僕射太常寺言樂工習藝不精每祭享郊廟止奏黃鍾宮一調未嘗隨月轉律望示條約乃命翰林侍讀學士夏侯嶠判寺郭贄同按試擇其曉習月律者悉增月俸自餘權停廩給再俾學習以獎勵之雖頗振綱紀然亦未能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精備蓋樂工止以年勞次補而不以藝進至有抱其器而不能振作者故難於驟變

張凝

五年春正月壬戌環慶部署張凝襲焚諸蕃族帳二百斬首五千降千人帝以上元御樓見人物繁盛因命舉酒賜侍臣曰天下富庶如此嘉與卿等共舉此觴李沆辭避至數四訖不受帝爲之色變翌日王且謁之遂巡語及力辭酒事沆曰天下庶事尚多有未濟者人主豈得言治安遂極論治體以爲自古人主好尚之弊有二不好色則好兵不好兵則好神仙以沆觀之聖性如此必無好色好兵之累第恐異日

爲方士所惑沆老矣思念相公適當之耳 二月乙酉

詔邊士疾病戰沒者冬春衣聽給其家 三月丁酉

裴濟死節

西趙保吉陷靈州先是知州裴濟謀輯八鎮與屯田之利民甚賴之保吉大集蕃部來攻濟被圍餉絕刺指血染奏求救兵不至城遂陷濟歿之保吉以州爲西平府居焉帝得報悔不用李沆之言 詔王超屯

洪湛

永興軍 庚戌比部員外郎洪湛坐同王欽若知貢

舉事敗流儋州時河陰民常德方訟臨津縣尉任懿賂欽若得中第事下御史臺劾治初欽若知貢舉懿舉諸科寓僧仁雅舍仁雅識僧惠秦者與欽若厚懿

與惠秦約以銀三百五十兩賂欽若書其數於紙令
惠秦持去會欽若已入院屬欽若客納所書于欽若
妻李氏惠秦滅所書銀百兩欲自取之李氏令奴祁
睿書懿名於臂并以所約銀告欽若懿再以試第五
場睿復持湯飲至貢院欽若密令奴索取銀懿未即
與而登科去任雅馳書河陰始歸之德方得其書以
告御史中丞趙昌言昌言以聞既捕祁睿等亦請逮
欽若屬吏祁睿本亳小吏雖從欽若久而名猶隸亳
州欽若乃言嚮未有祁睿惠秦亦不及門帝方顧欽
若厚命邢昺與邊肅毋賓古闡承翰等於太常寺別

趙昌言

鞠之懿更云妻兄張駕識知貢舉官洪湛嘗俱造湛
門始但以銀屬二僧不知達主司為誰昺等遂誣湛
受懿銀湛適使陝西還而獄已具時駕且歿睿又悉
遁去欽若因得固執祁睿休役後始備于家它奴使
多新募不識惠秦故皆無證驗而昺力為欽若辯以
湛抵罪坐削籍流儋州欽若獲免方湛代王旦入知
貢舉懿已試第二場及官收湛贓家無有也乃以湛
假梁顥白金器輸官湛竟歿貶所人知其寃而欽若
恃勢人不敢言工部尚書趙昌言知雜御史范正辭
並坐故入欽若貶昺自是厚被寵顧皆欽若為之也

已未御試禮部舉人賜王曾進士及第第一是科又得韓億夏四月壬申詔陝西民輓送緣邊芻糧者賜租之半五月癸卯代州進士李光輔善擊劍詣闕帝曰若獎用之民悉好劍矣遣還六月都城大雨壞廬舍民有壓死者賑恤其家趙保吉寇靈州知州衛居實大敗之秋七月甲午朔日食乙巳張齊賢言隱士种放孝行純至簡朴退靜可厲風俗下詔召之八月乙酉河西蕃族拽浪南山等四百人內附九月戊申种放至京師以幅巾入見對于崇政殿賜坐詢以民政邊事放對曰明王之治愛民而

衛居實

种放不終

已惟徐而化之餘皆謙讓不對即日授左司諫直昭文館乙卯賜种放第宅錫予甚厚時召對焉明年請暫還山許之遷起居舍人放既還後數朝京師東封西祀無不預祿賜既豐遂飾輿服置田長安強市爭訟時論薄之王嗣宗守京兆放至通判以下羣拜放恃恩驕倨垂手接之不爲答及嗣宗至放放召諸姪出拜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乃今此輩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名位不輕胡爲不得坐受放曰君以手搏得狀元耳亦何足道嗣宗遂上疏言放實空疎專飾詐盜名陛下不

王嗣宗

魏野

杜鎬

向敏中不終

察優以殊禮擢為顯官臣恐天下竊笑且陛下召魏野野閉門避匿而放交結權貴以希薦達因抉擿放不法事極其醜詆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寢衰杜鎬嘗因宴餞誦北山移文以譏之放不之愧沙州將曹宗壽殺其歸義軍節度使曹延祿而代之遣使入貢方物詔授本軍節度使宗壽延祿之從子也冬十月辛巳涇原部署繫內屬蕃族數叛者九十一人請誅之詔釋其罪丁亥向敏中罷初薛居正之子惟吉既歿其孫安上不肖有詔不許貿易居第敏中違詔質之安上嫡母柴氏無子欲攜質產改適

張齊賢不終

嗣宗不終

張齊賢安上訴其事柴遂誣敏中嘗求娶已不許以是陰毘安上帝以問敏中敏中言臣近喪妻不復議昏柴又伐登聞鼓訟之遂下御史臺按問因得敏中質宅之狀京兆尹王嗣宗忌敏中會入對復言敏中議娶王承衍女弟密約已定但未納采耳帝詢諸王氏得其實以敏中前言為妄罷為戶部侍郎出知永興軍齊賢亦坐柴事責授太常卿分司于洛時將議親郊王嗣宗奏言郊禮煩費望行謁廟之禮而推慶賜呂蒙正曰前代停郊謁廟蓋因灾沴今無故罷禋祀典禮無據帝曰郊壇一日之費所省幾何殊非

寅恭事天之意。因詔三司餘瀆祀可省。十一月壬寅祀天地于園丘。大赦丁未。以白州民黃受百餘歲。賜粟帛。十二月壬午。賜京城百歲老人祝道品爵一級。向敏中知永興軍。會那人太儻。有告禁卒欲倚儻為亂者。密使麾兵被甲。衣袍伏廡下。幕中明日。盡召賓僚。兵官置酒。縱閱無一人預知者。命儻入。先令馳騁于中門外。後召至階。敏中振袂一揮。伏卒齊出。盡擒之。果各懷短刃。即席誅之。勦訖。屏戶。亟命灰沙掃庭。張樂宴飲。賓從股慄。

六年春二月庚辰。以六合酋長潘羅支為朔方節度

使時知鎮戎軍李繼和言。潘羅支願戮力討趙保吉。請授以刺史。張齊賢請封為六合谷王。兼招討使。帝以問宰相。皆曰。羅支已為酋帥。授刺史太輕。未領節鎮。加王爵非順。招討使號不可假。外夷乃授朔方節度使。靈州西面都巡檢使羅支表言。感朝廷恩信。憤保吉倔强。已集騎兵六萬。乞會王師。收復靈州。帝許之。庚寅。屯田員外郎盛梁坐受賂枉法。流岷州。三月辛卯。綏州東山蕃部軍使拽白等內屬。夏四月。趙保吉寇洪德砦。蕃將慶香擊走之。契丹遣南府宰相耶律奴瓜及統軍使蕭撻凜寇定州。之望都。

王繼忠

高陽關副都部署王繼忠與大將王超桑贊等帥兵赴之至康村與奴瓜戰繼忠陣東偏為敵所乘斷餉道超贊皆畏縮退師繼忠獨與麾下躍馬馳赴服飾稍異契丹識之圍數十重士皆殊歾戰且戰且行傷西山而北至白城力不能支遂被執帝聞之謂其已死優詔贈官繼忠見契丹主于炭山蕭太后知繼忠才賢授戶部使繼忠固言南北通好之利契丹主然之馬知節自益州徙知延州朝議擇可代者帝以張詠前在蜀治政優異復自永興徙知益州民間詠再至皆鼓舞相慶轉運使黃觀上其治狀下詔褒美

任人

黃觀

宋家元氣

會遣謝濤巡撫西蜀帝因令傳諭詠曰得卿在蜀朕無西顧之憂矣五月甲午太白晝見辛亥錄望都將士戰沒子孫鎮州副都部署李福坐望都之戰臨陣退劔削籍流封州六月丁亥以寇準為三司使復鹽鐵度支戶部副使時陳恕罷恕久領三司帝初即位嘗命條具中外錢穀恕久不進屢詔趣之恕對曰陛下富於春秋若知府庫充實恐生侈心是以不敢進也帝嘉之至是以疾固求館殿之職帝曰卿求一人可代者聽卿去恕薦準準至三司檢尋恕前後改革興立之事類為冊及其所出榜別用新板躬

至恕第請判押恕亦不讓一一押之自是計使無不循其舊貫恕精于吏理深刻少恩人不敢干以私掌利權十餘年強力幹事胥吏畏服 秋八月庚午太白晝見 丙子詔環慶秋由經寇踐傷者頃賜粟十五斛民被掠者口賜米一斛蠲棗州民租十之三 九月丙申出內府繒帛市穀實邊 甲辰呂蒙正以疾力辭拜太子太師萊國公罷相宋自有天下三居相位者蒙正趙普耳未嘗以親戚微寵蒙正子從簡當奏補舊制宰相奏子起家即授水部員外郎加朝階蒙正奏曰臣管忝甲科及第釋褐止授六品京官

惜福

况天下材能老於巖穴不能霑寸祿者無限今從簡始離襁褓一物不知膺此寵命恐惟陰譴止乞以臣釋褐所授官補之固讓方允止授六品京官自是爲制 冬十月丁丑狐出皇城角樓獲之 十一月甲寅有星孛于井鬼 十二月右諫議大夫田錫卒年六十四錫字表聖嘉州人耿介寡合未嘗趨權門慕魏徵李絳之爲人以盡規獻替爲已任立朝以來章疏凡五十二奏悉焚之曰直諫臣職也豈可藏副示後以賣直邪及卒帝謂李沆曰田錫直臣也朝廷少有關失方在思慮錫之章疏已至矣天何奪之速邪

嗟惜久之。錢若水卒。若水字淡成，一字長卿，河南新安人。十歲能屬文，美風神，有器識。華山陳搏一見，以為有仙風道骨，舉進士，歷官集賢院學士，并代經畧，使能斷大事，輕財好施，所至推誠待物，委任僚佐，總其綱領，無不稱治。汲引後進，推賢重士，襟度豁如也。精術數，知年壽不永，每每懇避權位。卒年四十四。士君子深惜之。甲子，趙保吉陷西河，殺丁惟清於是。潘羅支偽降保吉，受之不疑。羅支遽集六合蕃部合擊之，保吉大敗，中流矢，創甚，奔還，歿于靈州境上。子德明年二十三矣，遣使哀告于契丹，契丹贈保吉。

潘羅支
保吉亡

尚書令尋封德明為西平王，環慶邊城以德明初立，乞降，招撫之。帝乃詔德明令審圖去，就知鎮戎軍曹瑋上言：保吉擅河南地二十年，兵不解甲，使中國有西顧之憂。今其國危，子弱，不即捕滅，後更強盛，不可制矣。願假臣精兵，出其不意，擒德明，送闕下，復河南為郡縣。此其時也。帝欲以恩致德明，不報。是年除天下逋租八萬三千，釋繫囚四千一百六人。

曹瑋嘗語
王毅君異
日當柄用
願留意邊
防異人也

宋元通鑑卷第十一

宋元通鑑卷第十二

明賜進士前中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二 起甲辰至丁未凡四年

真宗三

漕

景德元年春正月丙戌朔太赦改元 丙申京師地震
 震癸卯丁未又震 壬子開定州河通漕 二月戊寅
 冀益黎雅州地震 以太常卿張齊賢為兵部尚書
 三月己亥皇太后李氏崩謚曰明德 夏四月丙辰
 邢州地震不止帝問左右知州為誰或以上官

梁顯

正對帝曰郡國災沴民不寧居尤在牧守以道鎮靜則封疆無事正累典藩郡以知兵自許但未知其能以鎮靜欽恤為意否天下之廣未免焦勞正為此爾
丁卯以隆暑休北邊役兵五月丁巳詔諸路轉運使代還日在任興除利害升黜能否凡所經畫事悉條上以聞六月甲子詔三千里外州罷貢承天節暑甚罷京城工役梁顯卒年九十二顯字太素鄆州須城人歷官翰林學士權知開封府有吏才與人交久而無攻士大夫多之趙保忠卒保忠狀貌雄毅居環列奉朝請常快快不自得至是卒秋七

人臣不可不知上作而下不應逢主之怒不可救矣於心安乎

月丙戌李沆卒沆字太初洛州肥鄉人少好學器度宏遠至位宰相卒年五十八時西北用兵帝便殿延訪或至盱食參知政事王旦歎曰我輩安得坐致太平優游無事耶沆曰強敵外患足為警戒他日四方寧謐朝廷未必無事旦以為不然沆又日取四方水旱盜賊奏之旦以為細事不足煩帝聽沆曰人主少年當使知四方艱難不然血氣方剛不留意聲色犬馬則土木甲兵禱祠之事作矣吾老不及見此參政他日之憂也丁謂與寇準善準屢荐其才于沆沆不用準問之沆曰顧其為人可使之在人上乎準曰如

馬亮

李宗諤

趙安仁

謂者相公終能抑之使在人下乎沈笑曰他日當思吾言沈為相接賓客常寡言馬亮與沈同年生又與沈第維善亮嘗語維曰外議以汝大兄為無口匏維乘間達亮語沈曰吾非不知也今邦國大事非有契丹西有夏人日議所以備禦之策李宗諤趙安仁皆一時之英猶不能啓發吾意自餘諸在列者即席必自論功以希寵獎此有何策而與之接語哉苟屈意妄言即世所謂籠罩也沈又嘗言中外所陳利害一切報罷之唯此少以報國爾朝廷防制纖悉備具或狗所陳請行一事即所傷多矣陸象先所謂庸人擾

之是已儉人苟一時之進豈念厲民耶沈嘗讀論語或問之沈曰沈為宰相如節用而愛人使民以時尚未能行聖人之言終身誦之可也沈性直諫內行修謹居位慎密不求聲譽遵法度識大體人莫能干以私故雖嘗與宋由同知貢舉而物議一不及沈公退終日危坐未嘗跛倚治第封丘門內廳事前僅容旋馬或言其太隘沈笑曰居第當傳子孫此為宰相廳事誠隘為太祝奉禮廳事則已廣矣及卒帝驚慟謂左右曰沈忠良純厚始終如一豈意不享遐壽邪贈太尉中書令謚文靖 庚寅以畢士安參知政事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趙保吉既歿故黨迷叛囑及日迪吉羅丹二族亡歸者龍族欲陰圖潘羅支以復讐會其黨攻者龍羅支率百餘騎赴援將議合擊羅支遂爲二族殺于帳下六谷諸豪共立羅支之弟廝鐸督爲首領朝廷聞之授廝鐸督朔方節度使八月己未以畢士安寇準同平章事王繼英爲樞密使馮拯陳堯叟僉書樞密院事初士安既拜參知政事入謝帝曰未也行且相卿因問誰可與卿同進者對曰寇準兼資忠義善斷大事臣所不如帝曰聞其奸剛使氣對曰準忘身徇國秉道嫉邪故不爲流俗所喜今天下之民雖蒙休

德涵養而北戎跳梁爲邊境患若準者正宜用也帝曰然當藉卿宿德鎮之帝每得邊奏必先送中書謂畢士安寇準曰軍旅之事雖屬樞密院然中書總文武大政卿等當詳閱邊奏共參利害勿以事于樞密而有所隱也壬申詔常參官二人共舉州縣官可任幕職者一人九月癸未罷北面齋御劔內臣以劔屬主將己丑詔翰林學士承旨宋白等舉文武官可任藩郡者各一人丁酉以契丹入寇召宰相議親征召羣臣問方畧時以虜寇深入中外震駭王欽若臨江人請幸金陵陳堯叟閩州人請幸成都帝

議遷之始

壯哉言

以問準準曰不知誰為陛下畫此二策帝曰卿姑斷其可否勿問其人也準曰臣欲得獻策之人斬以釁鼓然後北伐耳陛下神武將臣協和若大駕親征敵當自遁不然出奇以撓其謀堅守以老其師勞佚之勢我得勝算矣奈何棄廟社欲幸楚蜀所在人心崩潰敵乘勝深入天下可復保邪帝意乃決因問準曰今虜騎馳突而天雄軍寔為重鎮萬一陷沒則河朔皆虜境也孰可為守準以王欽若薦且曰宜速召面諭授勅俾行欽若至未及有言準遽曰主上親征非臣子辭難之日參政為國柄臣當體此意欽若驚懼

不敢辭 閏月乙亥以參知政事王欽若判天雄軍

契丹蕭撻

兼都部署契丹主隆緒同其母蕭氏遣其統軍順國王蕭撻覽攻威虜順安軍三路都部署擊敗之斬偏將獲其輜重又攻北平砦及保州復為州砦兵所敗撻覽與契丹主及其母合眾攻定州宋兵拒于唐河擊其游騎契丹遂駐兵陽城淀號二十萬每縱游騎剽掠小不利輒引去徜徉無鬪志寇準聞之曰是狙我也請練師命將簡驍銳據要害以備之是時故將王繼忠為契丹言和好之利契丹以為然遣李興以繼忠書及密表詣漢州部署石普議和普以聞于朝

高繼祖

曹利用使節

朝臣莫敢如何。畢士安請羈縻之。漸許其平。帝曰：敵悍如此，恐不可保。士安曰：臣嘗得契丹降人言，其雖深入，屢挫，不甚得志。陰欲引去，又耻無名。且彼寧不畏人，乘虛覆其巢穴，此請殆不妄。繼忠之奏，臣請入之。於是詔諭繼忠曰：朕豈欲窮兵，唯思息戰。如許通和，即當遣使。已卯，高繼祖率兵擊敗契丹於岢嵐軍。冬十月壬午，詔修葺歷代聖賢陵墓。癸卯，因王繼忠言，命曹利用詣契丹軍，帝語之曰：契丹南來，不求地，則邀賂爾。關南地歸中國已久，不可許。漢以玉帛賜單于，有故事。利用憤契丹色不平，對曰：彼若妄

有所求，臣不敢生還。帝壯其言。已酉，置龍圖閣，奉

太宗御製文集及典籍圖畫寶瑞之物，與宗正所進屬籍并置。待制學士官自是每一帝崩，則置一閣。

以楊億判史館，會修冊府元龜。億與王欽若同總其事，其序次體製皆億所定。羣僚分撰篇序，詔經億竄

定方用之。十一月辛亥，太白晝見。乙卯，契丹攻瀛州。知州李延渥率兵敗之。已未，契丹逼冀州。知州

王瓌擊走之。戊辰，以李建隆為駕前東面排陣使。石保吉為駕前西面排陣使。庚午，車駕北巡。司天

言日抱珥，黃氣充塞，宜不戰而却。時命朝士出知諸

李延渥

王瓌

李建隆

石保吉

州皆於殿前受勅。寇準戒之曰：「百姓皆兵，府庫皆財，不責汝浪戰，但失一城一壁，當以軍法從事。」癸酉，駐蹕韋城縣。甲戌，寒甚，左右進貂帽毳裘，却之曰：「臣下皆苦寒，朕安用此？」王繼忠數馳奏請和，帝謂宰臣曰：「繼忠言契丹請和，雖許之，然河冰已合，且其情多詐，不可不為之備。」既而契丹兵自冀州抵澶州，邊書告急。一夕五至，帝聞之大駭，以問準，對曰：「陛下欲了此，不過五日耳。」因請帝幸澶州。同列懼欲退，準止之，令候駕起。帝難之，畢士安力勸，帝如準所請，契丹圍澶州。李繼隆整軍禦之，會有自虜中回者，言撻覽謀以

張瑋

魏能

遲明襲寨，繼隆伏兵分據要害，頃之控弦暴至，撻覽躬出陣前督戰，繼隆將張環守牀子弩，弩憾機發射，殺之。撻覽有機勇所領，皆銳兵，既歿，虜大挫。時王欽若在天雄軍，閉門束手，無策，但修齋誦經而已。唯魏能守安肅軍，楊延朗守廣信軍，二軍最切虜境，而攻圍百戰不能下，及賊退出境，而延朗追躡轉戰，未嘗敗衄。故時人目二軍為銅梁門鐵遂成，蓋由二將善守也。以王旦為東京留守，初帝親征，以雍王元份留守，旦等皆扈從，至是元份以暴疾聞，命旦馳還代之。旦曰：「願宣寇準，臣有所陳。」準至，旦奏曰：「十日不

聖王

此說字之不
變必無南渡事

高瓊

捷何以處之帝默然良久曰立太子且既至京直入
禁中下令甚嚴人無知者丙子帝次澶州又有以
金陵之謀告者帝意稍惑召寇準問之準曰陛下惟
可進尺不可退寸河北請軍日夜望鑾輿至士氣百
倍若回輦數步則萬眾瓦解虜乘其後金陵亦不可
得至也準出遇殿前都指揮使高瓊曰太尉受國厚
恩今日有以報乎瓊曰願効死準復入瓊立庭下準
曰陛下不以臣言為然盍試問瓊瓊即奏曰寇準言
是準又曰機不可失宜趣駕帝乃發至澶州南城望
見契丹軍勢甚盛眾請駐蹕寇準固請曰陛下不過

河則人心益危敵氣未懾非所以取威決勝也且王
超領勁兵屯中山以扼其吭李繼隆石保吉分大陣
以扼其左右肘四方征鎮赴援者日至何疑而不進
高瓊亦固以請即麾衛士進輦帝遂渡河御北城門
樓召諸將撫慰遠近望見御蓋踴躍呼萬歲聲聞數
十里會鄆州得契丹謀者縛至斬之契丹相視益怖
駭帝悉以軍事付準準承制專決號令明肅士卒畏
悅已而契丹數千騎來薄城下詔士卒迎擊斬獲大
半乃引去帝還行宮留準居北城上徐使入視準何
為準方與知制誥楊億飲博歌謔懽呼帝喜曰準如

是吾復何憂 十二月庚辰朔日食 契丹使韓杞

持書與曹利用俱來請盟利用言契丹欲得關南地
帝曰所言歸地事極無名若必邀求朕當決戰若欲
金帛朝廷之體固亦無傷準不欲賂以貨財且欲邀
其稱臣及獻幽薊之地因畫策以進曰如此則可保
百年無事不然數十年後戎且生心矣帝曰數十年
後當有扞禦之者吾不忍生靈重困姑聽其和可也
準尚未許會有譖準幸兵以自取重者準不得已乃
許其成復遣曹利用如契丹軍議歲幣帝曰必不得
已雖百萬亦可準聞之召利用至幄謂曰雖有敕旨

汝所許過二十萬吾斬汝矣利用至契丹軍蕭太后
謂利用曰晉昇我關南周世宗取之今宜見還也利
用曰晉周事我朝不知若歲求金帛以佐軍尚不知
帝意可否割地之請我不敢以聞契丹政事舍人高
正始遽前曰我引衆以來圖復故地若止得金帛而
歸吾愧吾國人矣利用曰子盍爲契丹熟計使契丹
用子言恐連兵結黨非國利也契丹猶覬關南遣其
監門衛大將軍姚東之持書復議帝不許而去利用
竟以銀十萬兩絹二十萬匹成約而還 癸未帝幸
李繼隆營命從官將校飲犒賜諸軍有差詔以將班

師諭兩京 甲申契丹使姚東之來獻御衣食物乙酉帝御行營南樓觀河遂宴從官及契丹使 丙戌遣李繼昌使契丹定和戒諸將勿出兵邀其歸路甲午車駕發澶州 乙未契丹使丁振以誓書來以兄禮事帝 丁酉契丹兵出塞 戊戌帝至自澶州辛丑錄契丹誓書頒兩河諸州

二年春正月庚戌朔以契丹講和大赦天下唯故殺放火強盜偽造符印犯賊官吏不赦壬子放河北諸州強壯歸農令有司市耕牛給之罷諸路行營合鎮定兩路為一省其面部署鈐轉都監使臣二百九十

安河北

餘員河北戍兵十之五緣邊三之一詔緣邊毋出境掠奪得契丹馬牛悉縱還之通互市葺城池招流亡廣儲蓄由是河北民得安業皆畢士安之謀也 契

馬知節

丹主歸次燕京大亨將士班賞有差畢士安又請按邊要選守將以馬知節知定州楊延昭知保州李允

李允則 孫全照

則知雄州孫全照知鎮州他所擇任悉當其才是時以契丹修好有慶弔之使乃置國信司專主之領以

孫僅

宦者 二月癸卯遣太子中允孫僅如契丹賀其太后生辰致書自稱南朝以契丹為北朝直史館王曾

上言春秋外夷狄爵不過子今從其國號足矣何用

王曾

對稱兩朝帝以為然竟弗果易僅隨事損益豐約中
度後奉使者悉循其制時稱得體是月山南東道
節度使李繼隆卒繼隆處耘之子嚴於馭下而賓禮
儒士太宗時每征行必委以機要帝以元舅之親不
欲煩以軍旅繼隆能謙謹保身明德太后寢疾欲面
見之帝促其往繼隆但請萬安宮門拜箋終不入
三月丁巳賜李迪等進士第因賜特奏名五舉以上
本科六十四人三傳十八人同學究二十二人三禮
四十四人年老授將作監主簿三十一人此特奏之
名所由立也夏四月賜進士李迪等瓊林宴樞密

直學士劉師道責授行軍司馬知制誥陳堯咨單州
團練使俱坐考試不公故也帝視國子監閱庫書
問邢昺經版幾何昺曰國初不及四千今十餘萬經
傳正義皆具臣少從師業儒時經具有疏者百無一
二蓋力不能傳寫今板本大備士庶家皆有之斯乃
儒者逢辰之幸也上喜曰國家雖尚儒術非四方無
事何以及此上又訪以學館故事有未振舉者昺不
能有所建明先是印書所裁餘紙鬻以供監中雜用
昺請歸之三司以裨國用自是監學公費不給講官
亦厭其寥落上方興起道術又令昺與張雍杜鎬孫

欽若解辭
相耶以退
為進耶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癸卯王欽
奭舉經術該博德行端良者以廣學負
若罷相以馮拯參知政事欽若與寇準不協累表願
解政事特置資政學士授之 五月丁巳司天少監
史序上乾元實典 癸酉詔天下摧利勿增羨為額
六月己卯命法直宮用士人 辛卯以趙德明歸
欵諭河西諸蕃各守疆界高瓊求板本經史詔給之
秋七月甲子以賢良方正等三科久不行詔增置
為六科曰賢良方正能直言極諫曰博通墳典達於
教化曰才識兼茂明於體用曰詳明吏理可使從政
曰識洞鑒畧運籌決勝曰軍謀宏遠材任邊寄凡六

科令中書門下試察其才具名聞奏臨軒親策之
歸幣于契丹自是歲以為常 八月辛丑有星孛于
紫微監察御史艾仲孺上言請脩飾樂器調正音律
乃詔翰林學士李宗諤權判太常寺及令內臣監修
樂器後復以龍圖閣待制成綸同判寺事乃命太常
樂鼓吹兩署工校其優劣黜去濫吹者五十餘人宗
諤因編次律呂法度樂物名數目曰樂纂又裁定兩
署工人試補條式及肄習程課 九月丁未以向敏
中為鄜延路都部署先是趙德明以父有遺命遣使
乞歸順詔以敏中為緣邊安撫使受其降時帝幸澶

祝氏
楊璞
韓丕
劉錫

淵賜敏中密詔盡付西鄙許便宜從事敏中得詔藏之視政如常日邊藩以安至是以德明誓約未定徙敏中爲都部署兼知延州委以經畧冬十月庚辰丁謂上景德農田編乙酉平章畢士安晨朝至崇政殿廬暴疾作帝步出臨視已不能言詔內侍以肩輿送歸第遂卒士安字仁叟雲中人少好學事繼母祝氏以孝聞祝曰學必求良師友乃與如宋又如鄭得楊璞韓丕劉錫爲友因爲鄉人舉進士歷官至宰相卒年六十八帝謂輔臣曰士安飭躬畏謹有古人之風淪沒深可悼惜王旦等對曰士安官至輔相而謀

生無田園居第沒未終喪家用已屈真不負陛下之所知矣帝感歎賜其家白金五千兩謚文簡丙戌遣職方郎中韓國華如契丹賀正旦十一月戊申詔侍從舉堪爲學官者十人丁巳祀天地于圜丘大赦癸酉契丹遣使來賀承天節自是生辰交遣使歲以爲常十二月辛巳以王欽若爲資政殿大學士始置大學士爲欽若也癸未契丹遣使來賀明年正旦自是正旦交遣使亦歲以爲常初詔致仕官給半俸唐制致仕者非特敕則不給俸國初循之至是始有此詔

三年春正月丁巳親釋逋負繫囚賑畿縣貧民收瘞遺骸

丁卯詔緣邊歸業民給復三年 辛未置常平倉

二月甲申以宋州為應天府謂為太祖舊藩故也

丁亥樞密使王繼英卒繼英祥符人少從趙普給筆札普自罷河陽從者皆去繼英趨事逾謹普

再入相繼英隸名中書帝在藩邸選為導吏官至樞使澶州經畧亦預焉至是卒上臨哭之賜贈加厚

戊戌寇準罷相準為相用人不以次同列頗不悅它日除官同列日吏持例簿以進準曰宰相所以進賢

退不肖若用例一吏職耳自澶淵還稍矜其功帝待

準甚厚王欽若深嫉之一日會朝準先退帝目送之

欽若因進曰陛下敬準為其有社稷功耶帝曰然欽

若曰澶淵之役陛下不以為耻而謂準有社稷功何

也帝愕然曰何故欽若曰城下之盟春秋耻之澶淵

之舉以萬乘之貫而為城下之盟何耻如之帝愀然

不悅欽若曰陛下聞博乎博者輸錢欲盡乃罄所有

出之謂之孤注陛下寇準之孤注也斯亦危矣由是

帝顧準寢衰竟罷為刑部尚書出知陝州遂用王旦

為相帝謂旦曰寇準多許人官以為恩卿當深戒之

初寇準入相張詠在成都聞之謂僚屬曰寇公奇材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王繼英

實生日及
實正且帝
之氣已衰
故欽若中
之

通鑑卷一百一十一 宋紀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
惜學術不足爾及準知陝詠適自成都還準送之郊
問曰何以教準詠徐曰霍光傳不可不讀準莫諭其
意歸取其傳讀之至不學無術笑曰此張公謂我也
準少年富貴性豪侈喜劇飲每宴賓客多闔扉達旦
雖庖廩所在燭淚成堆未幾移準知天雄軍契丹使
過大名謂準曰相公望重何故不在中書準曰主上
以朝廷無事北門鎖鑰非準不可耳準在鎮值生辰
造山棚大宴又服用僭侈爲人所奏帝怒謂王曰曰
寇準每事欲效朕可乎且曰準誠賢無如朕何帝意
解 已亥以王欽若陳堯叟知樞密院事趙安仁參

知政事韓崇訓馬知節僉書樞密院事詔京東西河
北東陝西江南淮南兩浙皆立常平倉計戶多寡量
留上供錢歲夏秋視市價賤貴量減增糶糶三年以
上不糶即回充糧廩易以新粟其後荆湖川陝廣南
悉置焉 以丁謂爲三司使林特爲副使謂機敏有
智謀儉狡過人三司案牘煩委吏久難解者謂一言
判之特尤善附會而有心計 三月己未詔敕諫臣
悉心獻替 夏四月丙子幸崇文院觀圖籍賜編修
官金帛有差 以楊億爲翰林學士同修國史凡變
例多出億手 加邢昺爲刑部侍郎昺居近職常多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宋紀
召對一日從容與帝語及宮邸舊寮歎其淪喪殆盡
唯昺獨存翌日賜白金千兩且詔其妻至宮庭賜以
冠帔 五月壬寅日當食不虧周伯星見 己未渭
州妙娥族三千帳內附復置高州南平王黎桓歿子
龍廷殺其兄龍武而自立知廣州凌策言桓子爭立
衆心離叛請發本道兵討之帝以桓素修職責不欲
伐喪命遵前詔安撫遣使諭曉之 六月乙未汴水
暴漲賜役兵錢 秋七月乙巳太白晝見 壬子緣
海安撫使邵晔上邕州至交阯水陸路及控制宜州
山川等圖帝曰祖宗關土廣大唯當慎守不必貪無

大誤

用地苦勞兵力 八月甲戌閱太常新集雅樂 九
月乙丑夏州趙德明奉表歸款復遣劉仁勛奉誓表
向敏中請以德明表誓藏之盟府帝嘉之 冬十月
庚午遣使授趙德明檢校太師兼侍中充定難軍節
度使封西平王賜賚甚厚給奉如內地因索子弟入
質德明謂非先世故事不遣惟獻駝馬謝恩而已未
幾契丹亦冊德明爲夏國王 甲午兩浙轉運使姚
鉉坐不法除名爲連州文學 丁酉葬明德皇后于
永熙陵 十一月壬寅周伯星再見 十二月癸酉
太白晝見 戊寅高瓊卒瓊燕人少勇無賴爲盜事

敗將磔于市暑雨劓潰伺守者稍怠即掣釘而遁事
王審琦太宗尹京邑知其材勇召置帳下後從征太
原及討幽薊歷有功勞官至殿前都指揮使雖不識
字曉達軍政以久疾求解兵柄授檢校太尉忠武軍
節度卒年七十二贈侍中 戊子詔牛羊司畜有孳
乳者勿殺

四年春正月己未車駕發京師庚申次中牟縣除逋
負釋繫囚賜父老衣幣所過如之丁卯帝素服詣諸
陵 二月己巳帝如西京經漢將軍紀信冢司徒魯
恭廟贈信太尉恭太師命吏部尚書張齊賢祭周六

契丹建都

廟癸酉詔西京建太祖神御殿置國子監武成王廟
辛卯車駕發西京丁酉賜隱士楊璞繒帛 三月己
亥帝至自西京 契丹城遼西爲中京大定府大定
泰爲遼西郡漢爲新安平縣漢末步異居之幅員千
里多大山深谷險阻足以自固唐初置饒樂都督府
至是契丹主建都於此做臨演置宮掖樓閣府庫市
肆實以漢戶號中京 夏四月皇后郭氏崩謚曰莊
穆 五月丙申朔日食 戊午詔兗州增孔子守塋
戶凡二千 閏月戊辰減劔隴等三十九州歲貢物
夔賀等二十七州軍悉罷之 丙戌詔兵部尚書張

通鑑卷一百一十二
齊賢等各舉供奉官侍禁殿直有謀畧武幹知邊事者二人六月丁未司天言五星聚而伏於鶉火乙卯葬莊穆皇后于永熙陵秋七月甲戌宜州軍校作亂以曹利用爲廣南安撫使初置宜州劉永規御下嚴酷軍校陳進因衆怨鼓譟殺永規推判官盧成均爲首僭號南平王據城反陷柳州進圍象州詔利用帥兵討之至象州擊進斬之成均率其族來降進黨陷貴州利用追討悉平之乙亥交州黎龍廷來貢賜龍廷九經及佛氏書辛巳詔封爲交趾郡王賜名至忠是月帝謂宰臣曰朕慮四方刑獄官吏

未盡得人一夫受冤即召災沴今軍民事務唯有轉運使且地遠無由知先帝嘗選朝臣爲諸路提點刑獄官今可復置仍以使臣副之八月庚子韓崇訓罷丁巳權三司使丁謂上景德會計錄自乾德中諸州支度經費外凡金帛悉送闕下于是利歸公上而條禁文簿漸爲精密吏不得售其姦太宗尤留意財用淳化初詔三司每歲具見管金銀錢帛軍儲等簿以聞至是謂權三司使著會計錄以獻因條太禮經費以備參較優詔獎之丁巳詔王旦楊億等修太祖太宗史置龍圖閣直學士以右諫議大夫杜鎬

爲之 九月己巳賜交趾郡王印及安南旌節 冬
十月甲午朔日當食雲陰不見 乙巳頒考試進士
新格 詔翰林學士晁迥等舉常參官可知大藩者
二人 乙卯毀諸道官司非法訊囚之具 十一月
戊辰日南至帝御朝元殿受朝曹利用等言招安賊
黨其饋賊食物者請追捕滅死論詔釋不問 十二
月初詔禮部糊名考校舉人 己亥賜近臣契丹錦
綺綾縠等物帝謂近臣曰使人自西北至者云邊鄙
無事稼穡豐茂關西物價甚賤每念二邊動煩經制
但當擇守臣不妄生事者戢兵推信以保安靖邢昺

以羸老艱於步趨上前自陳曹州故鄉願給假一年
歸視田里俟明年郊祀還朝帝命坐慰勞之因謂曰
便可權本州何須假邪昺又言楊礪夏侯嶠同爲府
寮二臣沒皆贈尚書上憫之翌日謂宰相曰此可見
其志矣即超拜工部尚書知曹州職如故入辭日賜
襲衣金帶是日特開龍圖閣召近臣宴崇和殿上作
五七言詩二首賜之預宴者皆賦昺視壁間尚書禮
記圖指中庸篇曰凡爲天下國家有九經因陳其大
義上嘉納之及行又令近臣祖送設會於宜春苑是
歲諸路豐稔淮蔡間麥斗十錢米石百錢 內侍史

聖主
崇貴使嘉州還言平羌知縣氏昭度廉幹捷為知縣
王固貪濁帝曰內臣將命乃能察善惡固亦可獎然
其密侍宮禁便爾賞罰外人未為歷服當須轉運使
省察之

宋元通鑑卷第十二

宋元通鑑卷第十三

明賜進士前憲大夫浙江按察司提學副使兩京吏禮郎中武進薛應旂編集

長洲 陳仁錫評閱

宋紀十三 起戊申至辛亥凡四年

真宗四

大中祥符元年春正月乙丑有天書見于承天門帝
自聞王欽若言深以澶州之盟為辱常快快不樂欽
若度帝厭兵因謬進曰陛下以兵取幽薊乃可滌此
耻帝曰河朔生靈始免兵革朕安忍為此可思其次
欽若曰惟封禪可以鎮服四海誇示外國然自古封

修齋誦經
作用自應
如此

經

禪當得天瑞希世絕倫之事乃可爾既而又曰天瑞安可必得前代蓋有以人力為之者惟人主信而崇奉之以明示天下則與天瑞無異也陛下謂河圖洛書果有耶聖人以神道設教耳帝沉思久之曰王且得無不可乎欽若曰臣諭以聖意宜無不可欽若乃乘間為且言且黽勉從之帝尚猶豫會幸秘閣驟問直學士杜鎬曰古所謂河出圖洛出書果何事邪鎬老儒不測上旨漫應之曰此聖人以神道設教爾帝意已決遂召且飲歡甚賜以尊酒曰歸與妻孥共之既歸發封則皆美珠也且悟帝旨自是不敢有異議

至且不終

至是帝謂羣臣曰去冬十一月庚寅夜將半朕方就寢忽室中光曜見神人星冠絳衣告曰來月宜於正殿建黃籙道場一月當降天書大中祥符三篇朕竦然起對已復無見自十二月朔即齋戒於朝元殿建道場以侑神貺適皇城司奏有黃帛曳左承天門南鵝尾上令中使視之帛長二丈許緘物如書卷纏以青縷封處隱隱有字蓋神人所謂天降之書也且等皆再拜稱賀帝即步至承天門瞻望再拜遣二內侍升屋舉之下且跪進帝再拜受之親置輿中導至道場授陳堯叟啓封帛上有文曰趙受命與于宋付于

春居其器守於正世七百九九定帝跪受復命陳堯
叟讀之其書黃字三幅詞類洪範道德經始言帝能
以至孝至道紹世次諭以清靜簡儉終述世祚延永
之意讀訖帝復跪奉韞以所緘帛盛以金匱羣臣入
賀于崇政殿賜宴帝與輔臣皆蔬食遣官告天地宗
廟社稷太赦改元羣臣加恩賜京師酺五日改左承
天門爲承天祥符置天書儀衛扶侍使有大禮即命
宰執近臣兼之欽若之計旣行陳堯叟陳彭年丁謂
杜鎬益以經義附和而天下爭言祥瑞矣獨龍圖閣
待制孫奭言于帝曰以臣愚所聞天何言哉豈有書

孫奭

也帝默然 二月丙午申明非命服勿銷金不許以
金銀爲箔 三月詔議封禪宰相王旦等率文武百
官諸軍將校官吏番夷僧道耆壽二萬四千三百餘
人凡五上表請帝封禪帝意未決召丁謂問以經費
謂對曰大計有餘議乃定命翰林太常詳定儀注
夏四月乙未以王欽若參知政事內申以王旦爲封
禪大禮使王欽若等爲經度制置使馮拯陳堯叟分
掌禮儀使丁謂等計度糧艸 壬寅御試禮部貢舉
人是科得杜衍 契丹遣使請歲幣外別假錢幣且
曰東封近彼以此探朝廷意耳帝曰何以答之且曰

馮拯陳堯叟不終

杜衍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止當以微物輕之乃於歲給三十萬物內各借三萬仍諭次年額內除之契丹得之大慙

呂中曰李沆之言至是驗矣封禪之意決于丁謂

大計有餘之一言天書之降成于欽若神道設教之一語雖以王日之碩德重望不敢異議寇準之入亦以天書當時極言其非者惟孫奭一人而已

五月壬戌王欽若判兗州上言泰山醴泉出錫山蒼龍見六月乙未木工董祚於泰山醴泉亭北見黃帛曳林木上有字不能識言于皇城使王居正居正見其上有御名馳告王欽若欽若奉至社首跪授中

使馳捧詣闕帝御崇政殿趣召羣臣曰朕五月丙子夜復夢向者神人言來月上旬當賜天書于泰山即密諭欽若等凡有祥異即上聞今果與夢協上天眷祐惟懼不稱王日等再拜稱賀乃迎奉含芳園之正殿帝齋戒備法駕詣殿拜受之授陳堯叟啓封其文曰汝崇孝奉吾育民廣福錫爾嘉瑞黎庶咸知秘守斯言善解吾意國祚延永壽歷遐歲讀訖復奉以升殿辛亥羣臣表上尊號曰崇文廣武儀天尊道寶應章感聖明仁孝皇帝秋七月庚申太白晝見八月己丑上太祖太宗尊謚庚寅詔東封道路軍馬毋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犯民稼開封府治道役民已酉王欽若獻芝草八千餘本九月戊午令有司勿奏太辟案岳州進三春茅庚申以向敏中權東京留守甲子奉天書告于太廟悉陳諸州所上芝草嘉禾瑞木于仗內已卯以馬知節爲行營都部署庚辰趙安仁獻五色金王丹紫芝八千七百餘本乙酉親習封禪儀于崇德殿作玉清昭應宮以奉天書知制誥王曾都虞候張旻皆上疏諫不聽冬十月辛卯帝發京師以玉輅載天書先道凡十七日至泰山王欽若等獻芝草三萬八千餘本齋戒三日登山道經險峻降輦步

張旻

進鹵簿儀衛列于山下享昊天上帝於圜臺陳天書于左以太祖太宗配命羣臣享五方帝及諸神于山下封祀壇帝飲福酒攝中書令王旦跪稱曰天賜皇帝太一神策周而復始永綏兆人三獻畢封金玉匱王旦奉玉匱置于石礧攝太尉馮拯奉金匱以降將作監領徒封礧帝登圜臺閱視訖還御幄宰臣率從官稱賀明日禪祭皇地祇于社首山如封祀儀禮畢帝御壽昌殿受羣臣朝賀大赦天下文武並進秩令開封府及所過州軍考送舉人賜天下酺三日改乾封縣爲奉符縣大宴穆清殿又宴泰山父老于殿門

孫籍
周起

十一月戊戌帝幸曲阜謁孔子廟酌獻再拜近臣
分奠七十二弟子遂幸孔林加謚孔子曰至聖文宣
王祭以太牢賜錢三十萬帛三百匹又追謚齊太公
望為昭烈武成王周文公且為文憲王太公立廟青
州周公立廟曲阜 丁丑帝自泰山奉天書還宮羣
臣爭頌功德惟進士孫籍獻書言封禪帝王之盛事
願陛下謹于盈成不可遂自滿假知制誥周起亦上
言天下之勢常患恬於逸安而忽於兢畏願毋以告
成為待帝皆納之 十二月辛卯帝御朝元殿受尊
號宰相王旦親王元佐等悉進爵王欽若張齊賢溫

仲舒寇准王化基邢昺郭贄並進秩有差

二年春正月庚午詔讀非聖之書及屬辭浮靡者皆
嚴譴之已鏤板文集令轉運可擇官看詳可者錄奏

二月以方士王中正為左武衛將軍先是汀州人
王捷言于南康遇道人姓趙氏授以丹術及小銀神
劍蓋司命真君也嘗降于其家之新堂是為聖祖宦
者劉承珪以聞賜捷名中正得對龍圖閣既東封加
聖祖號為司命天尊授中正以官恩遇甚厚 三月
丙辰朔日當食陰晦不見 辛未賜京城酺 夏四
月戊子昇州火乙未河北旱蝗壬寅詔禁中外羣臣

非休暇無得羣飲廢職 五月乙卯追封孔子弟子
顏回為兗國公閔損以下九人為郡公曾參以下六
十二人為侯命文臣為贊其尋又封左丘明等十九人
為伯 庚辰代州地震 六月戊戌麟府言社慶族
依唐龍鎮為援數擾別部請出兵襲之帝曰均吾民
也不許 庚戌御試東封路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貢
舉梁固等九十二人 秋七月甲寅詔右僕射張齊
賢等各舉才堪御史者一人以昭應宮為玉清昭應
宮 八月丙戌京東惠民河溢居民避水所過津渡
戒有司勿筭 九月癸亥官廩賑秦州鳳州水災 冬

梁固
舉御史

崔立

十月兗州霖雨害稼賑恤其民詔天下州軍作太慶
觀 十一月丙辰作文武七條戒官吏甲子詔諸路
官吏蠹政害民轉運使提點刑獄不舉察者坐之
十二月辛丑三司使丁謂上封禪祥瑞圖示百官于
朝堂自封禪之後士大夫爭奏符瑞獻贊頌崔立獨
言水發徐兗旱連江淮無為烈風金陵大火是天所
以戒驕矜也而中外多上雲霧草木之瑞此何足為
治道言哉不省 甲辰契丹降緒母蕭氏歿蕭氏有
機謀善馭大臣得其効力每入寇親被甲督戰及通
好亦出其謀然性殘忍多殺戮與韓德讓比專擅國

政賜德讓姓耶律改名隆運拜大丞相封晉王蕭氏
死未幾德讓亦死契丹賜地陪葬陵旁 罷制舉諸
和上封事者言兩漢賢良多因災變以詢訪闕政今
國家受瑞建封不當復設遂詔罷制舉

三年春正月丁巳賜建安軍父老江禹錫粟帛 二
月交州王黎至忠苛虐國人不附太校李公蘊爲至
忠親任乃逐至忠出城而殺之其二弟明提明和爭
立公蘊又殺之自稱留後 巳亥禁方春射獵每歲
春夏所在長吏申詰之 辛丑以張齊賢判河陽
閏月甲寅冬官正韓顯符上獻造銅候儀 三月壬

仁宗

辰交州李公蘊遣使奉貢上曰黎桓不義而得之公
蘊又效尤焉甚可惡也然蠻俗何足責哉其用桓故
事授以交趾郡王賜衣帶器幣 夏四月辛酉賜泰
山隱士秦辨號貞素先生放還山 甲戌加王山兵
部尚書知樞密院事王欽若戶部尚書陳堯叟工部
尚書 皇子受益生後宮李氏所誕也李氏杭州人
初入宮侍劉修儀莊重寡言帝命爲司寢既有娠從
帝臨砌臺玉釵墜帝私卜釵完當生男子左右取釵
以進如故巳果生子劉修儀攘爲巳子李不敢言中
外亦不知 呂端旣卒諸子析居舊第以質于人帝

契丹蕭敵烈
契丹蕭敵
正或作王
契丹蕭敵
王

聞之出內庫錢贖還之令其聚居端長子蕃言負人
息錢甚多帝別賜內庫金帛俾償之蕃第荀與西京
差遣仍令內侍省置簿為掌餽課給其家詔樞密院
察其妄費王且曰陛下推恩舊臣始終委曲至矣
五月壬午以西涼府覓諾族瘴疫賜藥 契丹伐回
鶻破肅州先是契丹將蕭圖玉伐回鶻入甘州降其
正耶刺里至是圖玉復破肅州盡俘其民修上隄口
故城以實之 高麗康摩弒其主誦立誦兄詢而相
之契丹主隆緒謂羣臣曰康摩弒君誦而立誦因而
相之大逆也宜發兵問其罪羣臣皆曰所蕭敵烈曰

國家連歲征討士卒罷敝况陛下在諒陰年穀不登
瘡痍未復島夷小國城壘完固勝不為武萬一失利
恐貽後悔不如遣一介之使往問其故彼若伏罪則
已不然俟服除歲豐舉兵未晚不聽 六月庚戌邊
臣言契丹飢來市糴詔雄州糴粟二萬石賑之 河
中府進士薛南及父老僧道千二百人請祀后土于
汾陰不許 秋七月江左旱蝗命張詠充昇宣等十
州安撫使時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金陵詠因問曰
天使沿路來還曾見好官負否延貴曰昨過袁州萍
鄉縣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好官負也詠曰

張希顏
范延貴
張詠
英宗四

何以言之。廷貴曰：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完葺。田萊墾闢，野無惰農。及至縣，則廛肆無賭博，市易不敢誼爭。夜宿邸中，聞更鼓分明，以是知其必善政也。詠大笑曰：希顏固善矣！天使亦好官，真也。即日同薦于朝。希顏後為發運使，廷貴亦為閣門祇候，皆號稱能吏。帝聞詠腦瘍甚憫之，令薛映馳驛代還，以疾未見，乃疏論近年虛國帑藏竭，生民膏血以奉無用之土木，皆賊臣丁謂、王欽若啓上侈心之為也。不誅，歿無以謝天下。章三上出知陳州。已亥置龍圖閣學士，以直學士杜鎬為之。辛丑寧王元僮率文武官三上

何不言王且

表請祀汾陰后土，帝從之。八月丁未朔，詔明年春有事于汾陰。戊申，以知樞密院事陳堯叟為祀汾陰經度制置使，以宰相王旦為太禮使，知樞密院事王欽若為禮儀使。九月丁亥，作宗室座右銘，賜諸王。甲辰，內出綏撫十六條，頒江淮南安撫使內侍江守恩擅取民田麥穗，杖殺軍士，獄成，抵法。太常博士俞獻卿抗章論救，坐貶。帝嘗謂輔臣曰：前代內臣恃恩恣橫，蠹政害物，朕深以為戒。故於班秩賜予，不使過分。有罪未嘗矜貸。王旦等曰：前代事跡昭然，足為龜鑑。陛下言及此，社稷之福也。冬十月辛亥，契丹

使耶律寧告往高麗 庚申丁謂等上大中祥符封
禪記 十一月己亥陝州黃河清 契丹主隆緒伐
高麗先遣高正韓杞問王詢詢奉表乞罷師不許至
是契丹軍渡烏綠江康肇帥衆禦之戰敗退保銅州
契丹進擊肇分兵爲三營肇居其中契丹耶律敵魯
擊破之擒肇及副將李立追亡數十里銅霍貴寧等
州皆降契丹蕭排押等攻開京詢棄城走平州契丹
遂焚開京宮室府庫民廬俱盡契丹兵還諸降城復
歸高麗 十二月陝州黃河復清庚戌集賢校理晏
殊獻河清頌己巳帝作奉天庇民述示宰相 是月

西夏管内飢趙德明表求粟百萬朝議不知所出或
言德明方納款而敢渝誓請降詔責之王旦曰第詔
德明云已敕有司具粟百萬于京師其遣衆來取德
明得詔慚曰朝廷有人遂止

四年春正月辛巳又將祀汾陰詔執事懈怠者罪勿
原。是時大旱京師近郡殺浦貴龍圖閣待制孫奭上
疏曰先王卜征五年歲習其祥祥習則行不習則增
修德而改卜陛下始畢東封更議西幸殆非先王卜
征五年慎重之意其不可一也夫汾陰后土事不經
見昔漢武帝將封禪故先封中岳祠汾陰始巡幸郡

議禮核而未折衷於至當

通鑑卷一百三十一 宋紀
縣遂有事於泰山。今陛下既已登封，復欲幸汾陰，其不可二也。古者圓丘方澤，所以郊祀天地。今南北郊是也。漢初承秦，唯立五時以祀天，而后土無祀。故武帝立祠於汾陰，自元成以來，從公卿之議，遂徙汾陰后土於北郊。後之王者，多不祀汾陰。今陛下已建北郊，乃舍之而遠祀汾陰，其不可三也。西漢都雍，去汾陰至近。今陛下經重關，越險阻，輕棄京師根本，而慕西漢之虛名，其不可四也。河東，唐王業之所起也。唐又都雍，故明皇間幸河東，因祀后土。聖朝之興，事與唐異，而陛下無故欲祀汾陰，其不可五也。管者周宣

可論

王遇災而懼，故詩人美其中興，以為賢主。比年以來，水旱相繼，陛下宜側身修德，以答天譴。豈宜下狗彘回遠，勞民庶盤游不已，忘社稷之大計，其不可六也。夫雷以二月啓蟄，八月收聲，育養萬物，失時則為異。今震雷在冬，為異尤甚。此天意丁寧，以戒陛下，而反未悟，殆失天意，其不可七也。夫民神之主也。是以聖王先成民而後致力於神。今國家土木之功累年未息，水旱洊沴，飢饉居多，乃欲勞民事神，神其享之乎？此其不可八也。陛下必欲為此者，不過效漢武帝、唐明皇巡幸所至，刻石頌功，以崇虛名，夸示後世爾。陛下

下天資聖明當慕二帝三主何爲下襲漢唐之虛名其不可九也唐明皇以嬖寵奸邪内外交害身播國屯兵交關下亡亂之迹如此由徂於承平肆行非義稔致禍敗今議者引開元故事以爲盛烈乃欲倡導陛下而爲之臣切爲陛下不取此其不可十也臣言不逮意陛下以臣言爲可取願少賜清問以畢臣說帝遣内侍皇甫繼明就問又上疏曰陛下將幸汾陰而京師民心弗寧江淮之衆困於調發理須鎮安而矜存之且土木之功未息而奪攘之盜公行外國治兵不遠邊境使者雜至寧可保其心乎昔陳勝起于

徭戍黃巢出於凶飢隋煬帝勤遠略而唐高祖興於晉陽晉少主惑小人而耶律德光長驅中國陛下俯從姦佞遠棄京師涉仍歲荐飢之墟修違經久廢之祠不念民疲不恤邊患安知今日戍卒無陳勝飢民無黃巢英雄將無窺伺於肘腋外敵將無觀釁於邊陲乎先帝嘗議封禪寅畏天災尋詔停寢今姦臣乃贊陛下力行東封以爲繼成先志先帝嘗欲北平幽朔西取繼遷太勲未集用付陛下則羣臣未嘗獻一謀畫一策以佐陛下繼先帝之志者反務卑辭重幣求和於契丹蹙國縻爵姑息於繼遷曾不思主辱臣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宋紀
三
死爲可戒。誣下罔上爲可羞。撰造祥瑞假託鬼神。纔
畢東封。便議西幸。輕勞車駕。虛害飢民。冀其無事。往
還。便謂成大勲績。是陛下以祖宗艱難之業。爲姦邪
僥倖之資。臣所以長歎而痛哭也。夫天地神祇聰明
正直。作善降之百祥。作不善降之百殃。未聞專事籙
豆簠簋。可邀福祥。春秋傳曰。國之將興。聽於民。將亡
聽於神。愚臣非敢妄議。惟陛下終賜裁擇。時羣臣爭
奏祥瑞。爽又上言。方今野鵬山鹿並形。秦簡秋旱冬
雷。率皆稱賀。退而腹非竊笑者。比比皆是。孰謂上天
爲可罔。下民爲可愚。後世爲可欺乎。人情如此。所損

李漬
不細。惟陛下深鑒其妄。帝知其忠而不能從。乙酉帝
習祀后土儀。丙申詔以六月六日天書再降。日爲天
貺節。丁酉奉天書。癸京師。庚子右僕射判河陽張齊
賢見于汜水。頃陳堯叟獻白鹿。二月壬子車駕出
潼關。渡渭河。遣近臣祀西岳。癸丑次河中府。丁巳至
寶鼎縣。辛酉祀后土地祇。壬戌大赦。賜天下酺三日。
作汾陰配享銘。河濱四海贊。召草澤李漬。劉英。漬
以足疾辭。再拜遣使存問。漬自陳世本儒墨。習靜避
世之意。漬素嗜酒。人或勉之。答曰。扶羸養疾。捨此莫
可從。吾所好。以盡餘年。不亦樂乎。異至授大理評事。

鄭隱
李寧
魏野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乙丑詔葺夷齊祠丁卯賜寧王元佐服帶鞍馬有加
乙巳次華州召見隱士鄭隱李寧賜茶果粟帛辛未
次閿鄉召見道士柴又玄問以無為之要三月甲
戌次陝州遣陝令王希召草澤魏野辭疾不至上言
麋鹿之性頓纓則狂望回過聽許冷愚守詔長吏常
加存撫命工圖其所居觀之野居陝之東郊架草堂
有水竹之勝好彈琴作詩以清苦聞于時嘗以詩諷
寇準王用乞休帝故不强其出己卯次西京丙申謁
諸陵夏四月甲辰朔帝至自汾陰宰相親王以下
進秩有差丁卯呂蒙正卒蒙正字聖功河南人父

龜圖起居郎多內寵與妻劉氏不睦并蒙正出之淪
躓窘乏劉誓不再適蒙正及第迎二親奉養備至龜
圖旋卒蒙正憂制起復歷官戶部尚書同平章事平
生質厚寬簡遇事敢言受讒不辯家財百萬盡捐以
助國用卒年六十八謚文穆五月癸巳詔州城置
孔子廟六月丙午太白晝見丙寅詔授交其等
州太食蒲端二麻蘭勿巡等國貢使官是月江淮兩
浙大水帝以田不登遣使就福建取占城稻三萬斛
分給三路為種擇民田高仰者蒔之蓋旱稻也內出
種法命轉運使揭榜示民後又種於玉宸殿帝與近

此法宜行
於江南

通鑑卷一百一十三
宋紀
臣同觀畢列又遣內侍持於朝堂示百官稻比中國者穗長而無芒粒差小不擇地而生秋七月甲午馮拯罷知河南府除閩浙荆湖廣南歲丁錢四十五萬畿內蝗鎮眉昌州地震八月乙巳太白晝見丙辰錄唐長孫無忌段秀實等孫授官丁巳詔文武官有言刑政得失邊防機事者並賜對乙丑刻御製大中祥符頌於大承天祥符門河決通利軍合御河壞州城田廬遣使發粟賑之九月辛卯以前敏中等爲五岳奉冊使加上五岳帝號帝御朝元殿發冊冬十月丁巳定江淮鹽酒價有司慮失歲課

帝曰苟便於民何顧歲入十一月丙子御試服勤詞學經明行修貢舉人十二月乙巳詔楚秦州湖害稼復租沒溺人賜千錢粟一斛

宋元通鑑卷第十三

道春氏

